

梯田的四季

■陈诗悠



我曾经住在山中,教书七年之久。那里四面环山,层层叠叠的梯田,从山脚一直蜿蜒攀爬到山坡之上,我每都为梯田那灿烂又迂回的四季惊叹得忘乎所以。

梯田的春天,时常下雨,一阶又一阶的梯田上,冬的枯草里长出嫩绿的新草,有点凌乱,又有种秩序的井然。在春雨的滋润下,新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覆盖住梯田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那时,梯田的田埂总是粘稠、软塌,走在上面,寂静又湿润,需要小心翼翼,仿佛我们的身子也要跟着梯田的形状一起扭动,才不会滑倒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在下班后独自撑着一把伞去梯田当中走一走,那里雾气很重,有时似玉带缠腰。仿佛那一刻,梯田和我一起消失不见了。但我知道,梯田的安静、迷蒙,却积蓄着春的强大能量。

谷雨前,山里人家开始播种育苗,谷雨时便开始插秧。这时,山中雨量最为充沛,高高低低的梯田中,站满了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躬背插秧的人们。有时,他们边插秧边谈笑,聊到忘情处,一个踉跄,差点栽进水田中。想来,这种播种的喜悦,大概藏也藏不住。

当一丘一丘的梯田上插满了绿油油又整齐的秧苗,人们的心终于踏实了。大伙转身往回走,梯田接过使命,为人们守护秧苗的成长。那种守护,和梯田自身一阶一阶向上攀爬的精神一样,坚韧又动人。

到了夏天,梯田里的禾苗在迅速生长,悄悄发光,它们的稻叶变宽变长,颜色变深。每个清晨,晶莹的露珠在一层层的梯田上顽皮游走,滋润着挺拔的禾苗。在朝阳照耀下,禾苗上滴滴露珠珠映出天地的神采。

夏天的梯田,禾苗不断拔节,四下皆是青绿,而那饱满的绿,总让人忘却很多烦心事。大概一切可以放下,也可以拿起,绿意的豁达,可以容纳一切的无能为力。

傍晚时,夏风阵阵,梯田上稻浪滚滚,一层接着一层翻动,很有节奏,又如音乐般发出声响。这时,梯田里的稻子也有了情欲,慢慢开始交配,稻穗从叶片间抽出,讲着天真烂漫的情话。空气里也都是暧昧,人走在梯田间,闻到了稻子淡淡的甜腻,听到了稻穗和叶片的窸窣之声。

至此,禾苗真正演变成稻穗,一层层,一棵棵,一串串,一粒粒,长得那样从容。

秋天,稻谷成熟了。梯田上,从下到上,从上至下,从左到右,金黄一片铺展开去,包围了整个小山村,非常壮观和热烈。此时,那盘旋的梯田特别打眼,姿态婀娜,色彩缤纷,体型不规整,但又圆润非常,一眼望去,真是风流极了。我站在当中,如痴如醉,仿佛拥有了整座江山。

这时,山中的空气里到处飘荡着稻谷的香甜,让人喜悦不已。田埂也干燥起来,走上去富有弹性,让人很想蹦跹一下。想来,那泥巴一定能把我们弹跳得很高。

稻子丰收时,山里人家不用打谷机的,因为山太高,梯田又窄,抬不上。人们每年用稻桶丰收稻子。人们把割好的稻子,通过自己的臂力,往稻桶里一摔,稻谷打在桶壁上,受到挤压,全落进桶里。再拿出来时,只剩光光的稻秆了。

每当这时,我站在教室里上课,都能听到远近的梯田间有轻重不一的摔谷声,那声音随意又厚重,展现着农耕时代的文化风采。

山中的梯田,插秧时,喧哗一片。生长时,寂静无声。丰收时,又是热闹一片。像极了人生之事,繁华与平淡流转,我们在这种齿轮中得到欢愉。

收完稻子后,四面梯田送来的依旧是满满的稻谷香,它的香甜能包裹住整个秋天。只是,此时梯田里的热闹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,光秃秃一片,寂寥极了。梯田里,只剩下整齐短窄的稻梗。这时,人们会烧田,熊熊大火燃尽之后,梯田上留下的燃烧痕迹,像极了颜真卿的字,狂放、洒脱又力透纸背。

冬天,梯田是孤独又沧桑的,没有绿意,像被静止,如雕塑一般,但内在丰盈,韧性十足。一层层梯田间,长满了冬芒,那朦胧灰白的芒草,整个冬天随冷风飞舞。它们摇曳的枝干、飞扬的芒絮,在梯田的纵横之间,有种颓废之美,更有种广博,像是盛满了冬天要说出的全部语言,纷繁、冷冽又持重,向着一片虚空。

这是冬的深沉,也是梯田的等待,等待又一年新的开始。

也记得,那年冬天,我背着帆布袋,戴着英伦帽,独自走在一片枯黄的梯田间,阳光洒满我的全身,不知名的小野花开了一路,冬芒草静定又深情。苍茫的梯田在我身后,慢慢后退,为我支撑起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温暖。那刻,我心存激越。

这梯田的四季,就是如此陪伴山中的我成长、生活。我们彼此相依,彼此相守,彼此见证,已是人生的万幸!

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,曾是我多年的一个执着的梦想。

在我的青少年时代,农村里有书桌的人家并不多见。少数有的几家,几乎都是以嫁妆的形式出现。那些比我大十来岁的叔、兄或侄辈,他们娶亲的时候,正赶上书桌跻身农村嫁妆行列的当口。所以,在我的院子朱公塘里,十几户人家大多有书桌,唯独我家没有。

到了我和发小们结婚的时候,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。他们娶的都是本地媳妇,彩礼、婚酒、嫁妆等程序一个都不能少,作为时兴嫁妆之一的书桌,自然必不可少。而我呢,娶的是千里之外的外地姑娘,且又是双方家长极力反对的婚姻,所以我们的结婚程序之中,除了两本结婚证书,什么都没有,当然,书桌也必在“没有”之列了。

别人都有而独独自己没有,确实让我有点羡慕嫉妒了。瞧瞧那些有书桌的人家吧,将鲜艳的红漆漂漂亮亮地刷了,往窗子下横着一摆,与紧靠的床成一个大大的“7”字,这是多么经典的造型啊!每当看到它们,我总是忍不住在心里说,拥有这样一张书桌,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!

那时的书桌非常简单。一张面板,三个抽屉,四个细脚,做工也是极其粗糙。而且,因为摆放在窗边的缘故,常年风吹日晒,使得其油漆斑驳,特别是由几块木板拼凑的桌面,更是裂缝纵横。有些家庭更是不拿书桌当书桌,换灯泡时不够高度,就拖过来垫脚;打牌时为图方便,就蹦将上去坐屁股;夏天天热时为求凉快,躺在上面当凉席;衣箱或重物没地方放时,就置于上面当台案。如此这般,哪家的书桌不是弄得摇摇晃晃、歪七扭八,人一碰就“吱呀吱呀”呻吟。

尽管农村的书桌有着满目疮痍的“桌命”,但是,我始终渴望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。我渴望书桌,是因为我需要它。无论是现实上还是精神上,它都是一种迫切需要和慰藉。因为,我喜欢读书,喜欢写作,而书桌则是它们名符其实的最佳平台。

其实,我也是有“书桌”的。十六岁高中毕业前,家里的饭桌是我与弟弟们的公共书桌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刚开始学习写作,既需要一个东西来盛放书报杂志和笔墨纸砚,更需要一个台面来供我伏案书写。所以,奶奶就将自己专用的“花桌”传给长孙的我,成了我的书桌。

我不知道“花桌”名称的由来。我只能猜想,它可能属于一种古老的家具,大概是旧时人家作绣花之用的物件。后来不再绣花,奶奶就用它来作补衣、做鞋时的台面。它几乎是奶奶的百宝箱,独有的一个大抽屉里,装满了针头线脑和报纸剪就的各式鞋样。

那时,我常思考一个关于名与实的问题,面对这张“花桌”,我终于释然:“实”是关键,所谓的“名”应该来自于其“实”。比如这张桌子,它虽名不为书桌,可又有谁能否认它在我现实生活中“书桌”的实际?不叫它书桌,那是对它的亵渎。

“书桌”仅床铺一般高,小学生双人课桌一般大小。桌面是一整块的木板,其厚盈寸,古朴实在得令人感动。

书桌咏叹调

■彭建华

“书桌”伴随了我整个的青年时代。在煤油灯下,在电灯下,昔年的我坐在它的面前,或读书或写作,十余年时间里,以它为平台,我向全国百多家报刊“放飞”了数百篇文章。

三十多岁的时候,我离开了这张由“花桌”充当的“书桌”,外出做“打工秘书”,拥有几张临时书桌。

在镇政府办公室的那张书桌,高瘦而单薄,桌面缝隙爆裂,每每伏案,它总是叽叽喳喳地抗议。我置一块大玻璃在桌面,下压一张自己的“墨宝”——“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”,才算抚慰它那颗躁动之心,任劳任怨地为我所用。

后来,我去县城某局办公室,那书桌是一张宽大威猛的老板桌,大小与一张小型床铺差不多。其可自由拆组的部件,皆是粗重,仅那桌面不下百余斤。这样的书桌用起来肯定方便,纵横捭阖、信马由缰。但是,如此稳如泰山的书桌,稳则稳矣,如果想将其挪动半分,则是难如撼山。更甚者,面对它,我总是心怀忐忑:老板桌呀老板桌,矮小如鼠、嘴尖毛长者如我,坐这里不自惭形秽么?

再后来,我又去了市里某局,办公室给我的书桌娇小玲珑,有着美女般的乳白肤色,周边棱角处还镶嵌着金色饰条。如此宝贝,总拿我不当回事,或者说是时不时对我撒娇,那抽屈服不禁风,一开一关时稍不注意就会伏地撒娇,让人怜惜不已。

这样那样的书桌,我经历得多了,却仍然无法化解心中想拥有一张真正属于自己书桌的情结。那些书桌不论好坏美丑,都不会是自己的一方天地。只有自己真正拥有,才会天长地久。于是,在2004年的冬季,完全走出办公室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回一张书桌。这张花了四百多元的书桌,通身呈现蘑菇般暗红色调,桌面还嵌了一块似胶非胶、似铁非铁、有如一本翻开杂志大小的板块,非常适合笔与纸的书写。

按理说,这张漂亮又实用的书桌,该是我家甚至是我人生的一道靓丽的风景,可惜的是,书桌刚买回,还来不及在上面写第一篇文字,我就开始了南下广东之旅。至此,一张崭新的书桌便被搁置在家里,装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,完全充当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。

到了广东沉寂几年,我于2008年开始用手机上网写作,后来又置办了电脑。从此,写作一事变得单纯而简单,一篇文章的诞生已步入无纸化时代,只要在电脑桌上甚至是手掌上就能搞定。这些年,我写了三百多篇文章,六七十多万文字居然没有一个是写在纸上,在书桌上写作的习惯已经完全颠覆,书桌对于我,已成多余之物。

我不知道,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到底是喜还是忧?无论怎样,当一个深怀多年的夙愿一旦实现时,却发现那已是明日黄花,总是一件让人唏嘘的事情。我想,更委屈的应该是我那张新置的书桌,它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粉墨登场的演员,刚一出场亮相,恰逢落幕。

我不免感叹:“我的书桌”是多么地生不逢时啊!可有一天,我看到时下有一种新型的装修风格叫做“客厅家庭图书馆化”,一张置于客厅的书桌,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、写作业、练书法、看书、做手工。我深感时代在发晨,社会在进步,一物多用的书桌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潮流选择。

词两首

■刘 伟

沁园春·杭州亚运会

梦幻钱江,熠熠薪火,大莲娉婷。喜英雄盛会,春潮儿健;蟹饷揽月,桂馥情浓。胜友逢迎,西子犹恋,数字凝心亚运惊。同相聚,欲磨拳拭掌,谁与争锋。

开怀喝彩重重,亚细亚,杭城龙虎行。看绿茵场上,平川跃马;凌波逐浪,鲸戏瑶宫。神鹿飞奔,穿杨箭矢,身手非凡力镇雄。江南忆,健儿连情谊,海阔心同。

水调歌头·国庆夜记事

桂魄九霄上,华诞正佳期。云乡海角同庆,喜气化虹霓。驾御神舟奔月,满载人间美好,天际两相依。弄影银河里,寰宇彩星驰。

钱潮涌,群英汇,百邦旗。拱宸宋韵莺柳,科技数实奇。逐鹿雌雄谁勇?虎啸龙腾角斗,亚运谱新诗。万里清辉洗,霜重醒心时。

词吟三阕

■何衡昭

春从天上来·诗词结集感怀

秋染桑榆。恋八百潇湘,五调宫符。未募金纸,唯好银锄。归野好读名儒。探先贤观止,又抽空、贝海寻珠。待抚琴,去临风把酒,携友吟书。

平生自知缘份,便近倚长亭,远揽平湖。挥汗千滴,成集三卷,箫笛常按如初。叹艰难困苦,勤研墨、谁把鸦涂?似痴愚,欲再攀山岳,直指青云。

念奴娇(张缙体)·为拙集筹备交流活动小聚

满怀情结,遍沐阳光。欣享乡关秋色。大雁待归峰塔落,衡浦天行留迹。石鼓分流,东湖截浪,湖畔莲蓬摘。若能邀尔,御风如虎添翼。

若可相约同行,自携瓶酒,安坐清闲吃。莫道瓦瓯频举后,谈的无非平仄。休论千章,且言三卷,兴起唯惊客。慢将歌放,届时终奏华律。

兰陵王·举办拙集《雁韵潇湘》交流活动寄怀

度双节,秋晚湘江水阔。莲湖处,霞沐一番,胖胖餐厅会贤杰。《潇湘》再首发。斯日,经年未歇。诗词律,敲仄择平,三卷成书任凭说。

春秋五年越。是国学传承,唐宋续接。丝弦歌曲随心拨。驾一片帆顺,满河波急,挥成千首入册洁。又墨润新页。

心血,已凝结。效李杜苏辛,元白陶屈。山高水远余晖贱。学大圣王论,玉尊龙帖。回眸思后,筑梦是,再拾阙。